

羚峽文丛·小说卷

紅
土
地

罗瑞森◎著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

紅土地

罗瑞森◎著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土地/罗瑞森著. —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08.10

(羚峡文丛·小说卷)

ISBN 978 - 7 - 81120 - 490 - 2

I. 红… II. 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集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7314 号

红土地

作 者: 罗瑞森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

封面设计: 朱伟全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
印 刷: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 册

定 价: 60.00 元 (共 3 册) 本册定价: 20.00 元

ISBN 978 - 7 - 81120 - 490 - 2

责任校对: 叶 慧

邮 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 - 290312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560 千字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邮编: 510075

电话/020 - 37613848 传真/020 - 3763705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目 录

变脸	(1)
红土地	(35)
201 室的“打工妹”	(67)
过日子	(93)
十八坡	(129)
深圳不相信眼泪	(151)
下海	(170)
闯广东	(188)
情殇	(212)
古镇女人	(225)
得失也是爱	(254)
女盗	(266)
矿魂	(281)
花开花落	(298)
后记	(324)

变脸

—

30岁的五斤在失恋无数次后，最近又处新对象了。

五斤是小时候村里人给他起的绰号，他的真姓大名叫吴军。吴军跟“五斤”谐音，五斤就这样叫开了，一直叫到现在。

五斤处对象处怕了。原因是他从20岁开始，他娘就托人介绍姑娘给他。刚开始处的那几个对象，都嫌五斤瘦，还嫌五斤家里穷，手都没让五斤碰就像小孩吹肥皂泡一样，一吹就飞走了。

后来五斤来到西江边的这座小城打工，当起大排档的第二号炒手后，油水吃多了，身体也就慢慢变得饱满些了。五斤想甩掉“五斤”这个不雅的称号，请别人叫他吴军或军仔。当工友们叫“军仔”叫上口的时候，却被五斤的表弟迟到给叫搅浑了。

迟到也是绰号，他的本姓名字叫尉迟达。按汉字的释义，迟达者迟到也。虽然“尉迟”是复姓，但别人不理睬，倒是挺认真地叫他“迟到”，这一叫就叫了二十多年。

还是把话说回来吧。那天，迟到有事找五斤，在五斤的大排档门口大喊：“五斤！五斤！”

五斤的工友问迟到找谁，迟到说找五斤。五斤的工友说我们这里没有五斤这个人。迟到正在迟疑间，五斤从厨房里出来了——从此以后，工友们就不叫“军仔”了，“五斤”这个村里人给起的绰号又在城里的大排档叫开了。

五斤在城里混了多年，也处了许多对象，都是从农村出城里

打工的战友。但不知怎么搞的，那些女战友仍嫌五斤存在着诸多不足，譬如五斤的家乡地处深山，都二十一世纪了，汽车还进不去，多落伍！如果跟五斤回去见家长，夜里住下时突然头痛发热什么的，去村委会的卫生站也要走上个把钟头，恐怕人未送到就死在半路了，多可怕啊！又譬如五斤的村子里没有学校，娃儿读书要到山外的学校去读，天天让娃儿走几个钟头的山路多可怜呀！如果嫁了五斤，五斤又没有毛病的话，将来肯定要生小孩子的，也肯定要上学校的。诸多的“譬如”，让五斤处对象时处一个飞一个，飞得五斤心都寒了。

一晃十年过去了，五斤咸鱼又翻生了。五斤现在处的新对象很特别，按照五斤的说法，他创造了自己处对象史上的“三个第一”：第一次跟城里姑娘处对象、第一次跟大学生（正确地说是大专生）处对象、第一次女孩子主动追我五斤。

严格地说，五斤应该算是农民，学历是高中毕业。一个城里姑娘，又是大学生，又是主动追五斤，这真是猪公娶母牛——少见的现象呀！

但这却是真实的事情，五斤没骗人。说起来应该是两个月前的事了。那天午夜收市后吃夜宵时，五斤边吃边看本县新闻。突然，五斤瞪大了双眼，定定地盯住电视画面，然后大叫：“这不是我表哥吗！”

工友们望望五斤，又望望电视，问：“哪个是你五斤的表哥呀？”五斤甩下筷子，急切地走到电视机前，用手指着一个大男人说：“他就是我的表哥！”

工友们轰地一下笑开了，说：“五斤！如果他是你表哥，你五斤就不用在这里跟我们捱世界啦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呢！”

五斤听了很不服气，说：“县委书记就不能是我表哥啦？”

这时候，老板娘的妹妹罗菲菲插话了：“五斤，你说华书记是你表哥，有什么证据？”

五斤说：“我娘跟他娘共一个爹一个妈，他叫我娘三姨，我叫他娘大姨，他叫我表弟，我叫他表哥……”

罗菲菲打断了五斤的话头，说：“五斤你别吹牛了，我要看新闻呢！你要吹牛就回房里去吹吧。”

五斤望着罗菲菲，又望望大家，脸上有点涨红的样子，看来是因为大家不相信他的缘故吧。五斤草草地吃点东西，就离开了大排档回住处睡觉去了。但是整个晚上却睡不着，脑海里老是跳跃着表哥的影子。五斤的确没讲大话骗大家，县委书记华枫真的是五斤的亲表哥。

那么，五斤是怎样令他的工友们相信呢？原来，有一天五斤壮着胆子跑去县委大院找表哥，却在县委大门口被门卫拦着了。任凭五斤怎么说，人家门卫就是不相信，硬是不让五斤踏进大门一步。五斤走在街上越想越气，表哥没见着，倒见到了表哥的看门狗了，那几只狗多凶啊！吠起来多骇人呀。

五斤不服气，他整天想办法怎样才能见到表哥。见表哥就是五斤眼下的头等大事。五斤甚至设计好了蓝图：见到表哥后，求他帮忙找一份既体面又高工资的工作，然后处一个漂亮的新对象，然后结婚……

一连几天，五斤还是想不出办法来。老板娘看五斤有心事，就问他是不是又被女朋友飞啦？五斤就把心事向老板娘和盘托出。老板娘看五斤不像吹牛的样子，就答应帮他。五斤感动了，对老板娘说：“如果我将来娶上了老婆，您就是第一媒人！”

老板娘也不食言，托熟人打听到了县委书记的电话号码。五斤乐了，马上用他的那部破手机拨通了表哥的电话：“表哥，我是五斤啊！……对！我在丽轩大排档当炒手呢……”

五斤真是书记的亲表弟呢！丽轩大排档的工友们对五斤能有这么一个高贵的亲戚感到无比羡慕，连一向对五斤不屑一顾的罗菲菲也开始讨好五斤了。这世道真是变得快啊！五斤在心里想。

二

大伙发现罗菲菲近日变化很大，一是她每天换两套衣服穿，而且是很漂亮的那种衣服；二是她对工友们的态度变得温柔了，不再是二老板的样子了；三是她开始讨五斤好，给他买零食，约他逛街，连吃饭都坐在五斤的身边。“这个人精肯定是想占五斤的便宜了！”工友们私下里议论道。

罗菲菲在丽轩大排档的二十多号人中，除了她和姐姐不用干粗活外，其他人都是干那种湿手湿脚的不雅观的活儿。罗菲菲去年大专毕业后一直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只好屈就于丽轩大排档。她姐姐当然不会让自己的妹妹去端盘子侍候客人，就安排她坐柜台收银子。

罗菲菲上班第一天就骂人，被骂的人就是五斤。那天罗菲菲穿了一套连衣裙，很雪白，裤子又很短，很招人喜欢的样子。五斤见罗菲菲可爱的样子，多看了几眼。谁知道一个男工友想搅盘笑局，就用双手把五斤向前一推——五斤身前站着罗菲菲哪，而且五斤当时正端着茶盅喝茶呢！结果是五斤碰着了罗菲菲，而且他的那一盅浓茶水泼着了罗菲菲的雪白连衣裙上。

“死仔你呀！有妈生无爹教！没看过女人啊？”罗菲菲破口大骂五斤。

五斤顾不上还口，连忙跑到柜台拿了一包纸巾，又跑回罗菲菲的身旁，然后用纸巾抹罗菲菲衣服上的茶水。

“抹得干净吗？不用抹了，赔钱！”五斤问：“多少钱呀？”罗菲菲说：“260元。”

五斤像是被子弹打中了一般，他望着罗菲菲，说：“我拿去洗衣店干洗，洗不干净再赔你钱，这行吧？”

罗菲菲眼珠子一白，说：“不行，赔！”

五斤只好赔了。罗菲菲就把染了渍的连衣裙交给五斤，还得

意地说：“你洗一洗，留着日后给你女朋友穿吧。”

想不到罗菲菲这句话后来倒是应验了。

那天，罗菲菲约五斤去逛超市。在成衣档前，罗菲菲对五斤说：“你看人家都送衣服给女朋友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也送一套给我呀？”五斤一听，就条件反射地想起连衣裙的事——那套白色连衣裙还躺在自己的行李箱呢！对，就让它物归原主吧。五斤觉得好笑，就笑了起来。罗菲菲见五斤傻笑的样子，以为他舍不得花钱买一套衣服送给自己，就嘟起了小嘴，说：“不当我是你女朋友啦？买件衣服都舍不得钱。”

五斤说：“谁知道你是不是开玩笑啊。”罗菲菲说：“我像是个开玩笑的人吗？我又不是演相声的。”五斤问：“你看中我什么呀？说真话。”罗菲菲愣了一下，终于红着脸说：“我看中你是书记的表弟，将来准有出头之日。”

五斤用手指住罗菲菲的手臂一拧，笑着说：“总算你说了一回真话。但是我归我，我表哥归我表哥，他又不能给我带来财富，你还是别打我主意了。”

罗菲菲也用手指往五斤的脑门一戳，说：“说你笨牛还不服气！只要你按我的话去做，包你玻璃变钻石。”

五斤回到宿舍就把那件白色连衣裙找了出来，然后找张旧报纸包好，外加一只七八成新的红色塑料袋。罗菲菲收到五斤的这份特殊礼物后，没有生气，倒是笑着对五斤说：“五斤，你相信缘分吗？这就是缘分啊。”五斤细细品味罗菲菲的这句话，觉得有些道理，难道自己跟她真的有缘分？

一天晚上，罗菲菲对五斤说：“今晚咱们请个假去见你表哥。”五斤说：“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”罗菲菲一脸得意地对五斤说：“当然知道！”

五斤迅速回宿舍换了套衣服，就坐着罗菲菲的摩托车上了大街。十几分钟后，两人走进了一幢楼子。五斤看着周围的环境，认出这里是县委的招待所。经过值班女职工的一番盘问后，才见

到了表哥。

表哥见到五斤后，好像很有点吃惊的样子，笑是笑了几个回合，但有点生硬。“五斤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”五斤指指罗菲菲，说：“是她带我来的。”表哥看了一眼罗菲菲，问五斤：“她是谁啊？”五斤说：“她是我的女朋友，叫罗菲菲。”

罗菲菲冲县委书记华枫友善地笑笑。表哥给五斤和罗菲菲各泡了一杯茶后，就闲聊了起来。

五斤说：“我们有十年未见面了。”表哥说：“是吗？都十年了？那时候你很瘦。”

十年前，五斤为了打工的事上省城找过一回表哥。那时候，表哥在省委的一个部门当科长。五斤以为，广州这么大，有这么多的公司、工厂，表哥会有办法帮忙的。谁知道，进了表哥的家门后，看见表嫂面无表情，五斤就难受极了。表嫂在五斤未进门之前已经下米做饭了。等到饭菜端上桌子时，五斤发现没有自己的一份。五斤明白了，表嫂不欢迎自己呢！倒是表哥掏出十块钱给五斤，叫他到外面吃了一碗牛腩面后就坐车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五斤就向父母控告了表嫂的“恶行”，惹得父母一阵唏嘘。从此，两家亲戚就断了来往。

想不到，十年后两老表又见面了。也许表哥觉得十年前欠了五斤一顿饭。所以，现在表哥表示要请五斤和罗菲菲到酒楼去吃夜宵。但五斤对吃饭喝酒没兴趣。也难怪五斤没兴趣，他天天与肉菜打交道，吃下的油烟比表哥抽烟还要多。表哥见五斤推辞，也没有强求。罗菲菲见时机到了，就把自己的右手放在五斤的左手掌上，然后笑着对表哥说：“表哥，五斤是您亲表弟，您看看他啊，整天在厨房跟油烟打交道，都快把身体弄坏了。您看他现在的胖相啊，还不是甘油三脂高给害下的么！”

表哥一边听一边微笑，就是没有搭话。罗菲菲急了，白了一眼五斤，意思是说：你还不开口求人？五斤只好硬着头皮对表哥说：“表哥……我想换一份工作……您能帮帮我吗？”五斤说着这

些话时，就好像是喝了两斤的九江双蒸米酒后，舌头僵硬了，说话不灵了。

表哥的表情更复杂。罗菲菲看得最真切，他先是笑了笑——是那种干巴巴挺难看的笑，然后才吐出几声“啊、唔、啊”的回应——那算是回应吗。那是明明偷吃了仙桃还大声打嗝的愚蠢掩饰！罗菲菲心中虽然不悦，但还是强打笑脸替五斤讨个明白：

“表哥，五斤好歹也是高中生，还喜欢文学创作呢！如果您还念及亲情，就帮他一回吧。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表哥不开口说话，看来是不行了。“五斤，这事急不得。我刚来上任，上百万双眼睛盯着我哪！如果人家说我以权谋私，恐怕不太好吧？你说对吗？”

五斤望望罗菲菲，欲言又止。罗菲菲忙说：“表哥说得对，这事急不得，只要表哥心里装下五斤这件事就得了。”

表哥这时候开了一句玩笑：“五斤，你这个女朋友比你强啊！将来你也会像表哥一样得妻管炎的。”

五斤笑了。罗菲菲也笑了。表哥在笑声中起身，有意送客了。五斤和罗菲菲只得起身告别。表哥拿起五斤买来的一大袋水果塞回五斤的手里：“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水果，你拿回去吧。”五斤攥一把劲，硬把那袋水果推了回去，然后和罗菲菲像贼一样急急逃离……

三

五斤在等待表哥消息的日子里，显得特别难捱。从前的日子总是在上班下班中快节奏地过去，而眼下呢，日子倒像挂在墙上的电子钟，“嘀哒、嘀哒”地以分秒的慢速度一步步地磨蹭着，令五斤感觉到这恼人的日子正在耽搁着他的大好前程。

五斤有点烦躁了。过去五斤每当心烦时总是喜欢用店里的电话和迟到煲电话粥，有时候见老板娘不在时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

头，弄得本来就稀缺的休息时间更少了。但五斤年轻，能捱，他说只要开心，一天睡三个小时就够了。

五斤用他那台破手机叫通了迟到：“迟到！你在干嘛呢？我心烦哪。”迟到一听乐了，说：“我正在泡妞呢！你过不过来？”

五斤知道迟到吹牛，迟到只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，带着五六号手下跟大包工头接些鸡毛蒜皮的小工程，钱是能挣到一些，但不多，够他迟到偶尔到洗脚店泡一两回臭脚吧！至于泡妞，他迟到能舍得花钱吗？五斤就说：“手机费贵，别贫嘴了，说，我去哪里找你？”迟到说：“粤高酒楼，我请你喝下午茶。”

五斤收起了手机，刚要出门，就被罗菲菲叫住了：“你去哪？”五斤说：“迟到请我喝下午茶呢，你去不去？”罗菲菲说：“刚吃饱还喝什么茶啊！你还是回宿舍休息吧。”五斤不听，开着他那辆旧摩托一溜烟走了，惹得罗菲菲指着他背影破口大骂：“土包子！狗改不了吃屎。”

五斤见到迟到时，茶楼正是人气旺盛时分。五斤问：“就你一个人？”迟到说：“你不是人吗？”五斤一巴掌拍在迟到的肩膀上，笑着说：“除了我，你迟到有第二个好朋友吗？”迟到给五斤斟了一杯茶，问：“你烦什么呀？最新的女朋友吹啦？”五斤用右手在迟到的眼前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，然后用神秘的语调说：“不是吹，是一条最新最美的金鱼主动地游进我的怀抱！”迟到听了眼前一亮，说：“是么？那你还烦什么！快快操刀削它金鱼的肚子看看里面是什么饲料啊。”五斤一脸的无奈，说：“还不是一元一包的饲料！有什么好看的。况且……况且人家死活不让我看。”迟到好像听出了一点味道了，就问：“主动的追你，又不让你占便宜，对吗？”五斤点点头。

迟到笑了，他指着五斤的脑门说：“亏你谈了这么多对象！你难道连霸王硬上弓的戏都不会演呀？”五斤说：“她不同别人，不会轻易让我得手的。”迟到说：“有什么不同？一样是女人！女人就得嫁人，嫁人就得跟自己的男人上床……”

五斤打断迟到的话，说：“我们老板娘的亲妹妹，大学生，城里人，又漂亮，你迟到明白吗？”

迟到一听就愣了，好一会儿才问五斤：“五斤表哥，你没有骗表弟吧？”五斤说：“迟到表弟，表哥我没骗你。”迟到明白了：“所以你就心烦。”五斤说：“也不完全是为了她，主要是因为表哥。”迟到听得一头雾水：“怎么又扯上你表哥？哪个表哥？”

五斤就把事情的来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迟到。你别小看迟到这个小工头，他虽然小五斤几岁，但他为人处事的经验却比五斤老成得多了，所以五斤遇到过不去的小坎小沟都要向他这位亲表弟请教。但眼下五斤遇到的是大事呀！一个是县委书记，一个是城里的漂亮妹子，左捏右掂都归重量级的人物，也难怪五斤犯愁了！迟到这么一想，心里顿时空虚，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五斤见迟到不说话，知道这件大事把他难倒了，也不催他开口，便自顾自地低头喝闷茶。忽然，迟到对五斤说：“他是你表哥，我是你表弟，这样说起来，我跟他也算是亲戚啦？”五斤说：“也算是吧。”迟到一拍自家的脑门，说：“五斤，你的事我帮忙搞定。”五斤乐了：“这话是你说的啊！”迟到说：“但你要带我认识你表哥。”五斤说：“这好办，今晚就带你去见他。”迟到听后两眼放出贼亮的光，说：“礼物我买，你带路就行了。”五斤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！哪有要你帮忙还要你破财的理。”迟到说：“两表弟还说两家话干嘛？”五斤见状，也就不便多说了，心里想：他钱多就让他出出血吧！当他迟到请我五斤泡一回妞就是了，而且又是迟到自己乐意的。

五斤回到大排档后就悄悄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罗菲菲。罗菲菲听后沉吟良久才说：“你表弟有这么好的心肠？会不会他另有目的？把你当桥过？”五斤说：“哪会呢，他是我表弟，他不会出鬼主意的。”罗菲菲还是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，说：“你还是别带他去，我们的事自己来解决，不要第三者插手。”五斤不以为然，说：“迟到愿意帮忙，你还不乐意？”罗菲菲急得脸都红了，她低

声骂五斤：“你懂什么！人人可以见和尚，就是不能见舍利子！这是因为舍利子珍贵稀有！你懂吗！”

五斤似懂非懂，但他已经答应了迟到，就不能反口，这是五斤一贯的做人原则。所以到了晚上，五斤还是向老板娘请了假，然后不顾罗菲菲的难看脸色，带着迟到来到了表哥的住处。

这一次，县委招行所的值班女职工似乎认得五斤，不再盘问他就放五斤和迟到进去。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，五斤想表哥应该回来了。果然，五斤上到三楼，往301号房门一敲，表哥的声音就从门缝里传了出来：“谁呀？”

五斤不敢大声回应，小声说：“表哥，我是五斤。”

门开了，表哥还是用上回那道目光望着五斤和迟到，愣了一会儿才说：“进来坐吧。”五斤和迟到诚惶诚恐地踏入表哥的房间。迟到把他提着的一袋礼品放在茶几上，笑着对表哥说：“表哥，这是我家里的一点土特产，拿来让表哥尝个鲜。”表哥看了一眼迟到，心里想：我哪有你这个表弟呀！就问五斤：“这位是……”五斤马上介绍：“这是我表弟迟到，大田寨的。”表哥点点头，又说：“五斤，今后不许带礼物来见我，影响不好，而且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给我，免得我不在宿舍让你白跑一趟嘛。”五斤忙说：“这算什么礼物呢，都是自家果树上的东西。今后我来看表哥之前一定先打个电话就是了。”表哥说：“也不必常来嘛，有什么事在电话里说最方便也最省力。”五斤听了就有些不是滋味，心里想，这不是明摆着不欢迎我常来吗？跟十年前表嫂不给饭吃有什么区别？但五斤不敢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，所以就感到有点别扭和郁闷。

迟到从衣袋掏出一张名片，毕恭毕敬地交给表哥：“请表哥多关照！”表哥拿过名片看了一眼，就随手放在茶几上，目光开始从五斤和迟到的身上转移到电视上去了。

五斤给迟到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说：你还不提我工作的事？但迟到假装误会五斤的意思，起身离座对表哥说：“表哥，我们

不打扰您了。”表哥站起来，说：“时间都不早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唉，把这袋东西拿回去。”五斤一听，马上先走一步，跨出了房门。迟到只好跟表哥推挡着，好一会儿才把东西留在表哥的房间里……

五斤和迟到走到楼下的停车场，五斤就气冲冲地对迟到说：“你说过要帮我提工作的事，你提了吗？”迟到委屈地说：“你都看见了啦，你表哥今晚心情不好，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事就砸什么事！”五斤说：“你是在找我当桥过！”迟到愣了一下，瞪着五斤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！我有过桥了吗？连桥头都没踏上。”五斤听出了弦外之音，就更上火了：“啊！我女朋友说得对哩，原来你小子真的拿我当桥过！”迟到极力申辩：“我一点私心都没有，还不都是为你办大事吗？”五斤反问：“你办了吗？”迟到说：“这件事我一定帮你办妥！这得了吧？”五斤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身走去。迟到推着摩托车在后面说：“坐摩托呀！你去哪？”五斤大声说：“我自己坐车回去。”迟到骂了一句：“X你女朋友，小气鬼！”说罢就独自开着摩托车走了。

四

五斤的女朋友好几天没理睬他了。五斤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不听她的话，擅自带鬼点子特多的迟到去找表哥，所以才惹怒了罗菲菲。说起迟到，五斤现在还在生气，这鬼仔事后连个电话也不打过来，还算是表弟吗？五斤想到表哥那天晚上的表现，更是感到一股无名火在心中燃烧，说到底我五斤的娘跟你华枫的娘是亲姐妹啊，你不给我五斤面子也该给你三姨一点面子吧！如果不是因为我五斤三十尚未娶妻，哪怕我一辈子干厨子这一行，也不拉下厚脸去求你华枫书记！打工仔也有尊严的！

五斤决定先把女朋友哄好，然后才想其它办法搞掂表哥。吃午饭时，五斤悄悄对罗菲菲说：“吃过饭我们去逛超市吧？我买

件衣服送给你，好不好？”罗菲菲一点笑容都不肯露出，说：“你还是买来送你那位迟到表弟吧。”五斤陪着笑容，小声说：“今后我听你话就是了。”罗菲菲绷起的脸面开始慢慢松弛。五斤知道外交关系有缓和的迹象了，他暗自欢喜，不再吭声，把饭菜三口当成一口吞下，然后急急回厨房舀起一瓢水，走到铺门口，把一勺水洒在被太阳烤热了的摩托车座椅上，然后又把摩托车推到阴凉处。这时候，罗菲菲有点矜持地走到铺门口，五斤见了，就笑容满面地说：“上车吧。”罗菲菲也不搭话，待五斤把摩托车发动起来了，才走过去，一手把裙子拽紧，一手搭在五斤的肩膀上，稍为一借力，就坐了上去。

五斤心花怒放地开着摩托车在大街上奔驰着。

走进超市，罗菲菲一直憋着气的脸，竟一下子像七月的荷花绽开了笑容，她小蛇般绕过副食品区和杂货区，熟门熟路地来到了成衣区。而五斤呢，他本来是紧随女朋友的，但一个人影恍惚间在五斤眼前闪过，好像是迟到呢！五斤停下脚步，住前一看，果真是迟到这个绝种！五斤想走过去跟他吵几句，发泄心中的火气。但迟到也好像看见了五斤，只见他急匆匆离去。五斤喊了他一句：“迟到！”迟到假装没听着，一低头，脚步走得越发快了。五斤看见迟到手里提着一袋东西，好像是衣服什么的。五斤觉得憋气极了，这个生子没屁股的死迟到，竟然在我五斤面前把头藏进女人裤裆里视而不见！

“五斤！”罗菲菲已经看中了一件衣服，一扭头不见了五斤，忙喊道。五斤一听女朋友的喊声，才回过神来，他“唉”了一声，连忙小跑过去。罗菲菲面露愠色，说：“想溜啦？别怕，你不愿出钱，我出。”五斤嘟囔了一句：“你说什么话了？多损人！”罗菲菲知道自己话说重了，就轻了口气说：“人家不见你，心急嘛。”五斤说：“我看见迟到了。”罗菲菲问：“人呢？我倒要盘问盘问他！”五斤说：“他一见我就像贼一样逃了，这条狗！”罗菲菲说：“别理他。”说罢把一件衣服往五斤眼前一抖，说：“好看

吗？”五斤斜了一眼，说：“好看，买下吧。”罗菲菲把绅包往五斤手里一塞，说：“我还要试穿呢。”

五斤待女朋友拣好了满意了，才大大方方地掏钱付了款。两人欢欢喜喜地走出超市，五斤却在门口见到了吴强。吴强和五斤同一个村子。吴强这几年跟迟到混日子，干些涮墙子砌砖头等手工活儿。当下，吴强就问五斤：“五斤哥，听说你运气来了，又处女朋友，又来个当大官的亲戚，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？”五斤一听，知道又是那个烂嘴的迟到说给他听的，就说：“什么运气，八字还未有一撇呢。到时真来了好运气，五斤哥一定请你下馆子吃顿好的！”吴强忙点头，刚想离开，又想起了一件事，又对五斤说：“听说迟到今晚要请你表哥吃饭呢，你也有份吧！”五斤心里猛地一揪，忙问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吴强说：“迟到说的呀。他没告诉你吗？他刚刚才来这里买了一套新衣服，说是晚上要穿上呢！”

五斤明白了，那个绝种迟到啊，我真的被他耍了！请表哥吃饭连我五斤这个媒人都甩开了，还神秘秘地买了新衣服赴宴！你当你迟到是走了老婆再处女朋友吗？还穿新衣服？呸！杉皮厚的脸皮！五斤愈想愈气，恨不得把迟到的那层皮剥了去做面。五斤又恨起表哥，我才是你的亲表弟呀！你十年前不帮我，十年后还是不想帮？难道两家的亲戚缘分真的走到了尽头？

罗菲菲忽然问五斤：“哪晚你们去找表哥谁买礼物呀？”五斤说：“是迟到。”“他买了什么东西？”五斤想了想，说：“他早就买好了，用一个礼品袋装着，他说是水果。”罗菲菲用尖细的手指戳着五斤的脑门小声骂道：“当初我叫你不要带他去找你表哥，你偏不听！叫他迟到帮你！他叫你帮他自己才是真的！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人家可以请表哥出来吃饭了，你能请得动吗？”五斤听了心里的气越发憋积得多，好像一只被人吹涨了的气球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。

罗菲菲见五斤不吭声，脸色却涨红得似一具刚掏出来的猪